



C5053

亦玉堂稿卷九

與元輔議處楚宗書

門下處楚宗罪稍爲過嚴不肖以遠避嫌疑不敢開口今已畢矣惟敘功一事猶有可言者僕不敢不盡其愚竊聞記云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法固然矣至於公族有死罪則云磬於甸人解之者曰磬謂縊殺之如磬之懸於槩上也甸人掌郊野之官不於市而於甸者隱之也故又曰刑於隱者不欲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敢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其解之者則又曰慮有斟酌審處之意法不得不行而不刑之於市必刑之於甸師隱僻之處終不使國人見之而談吾骨肉過惡者一何其情意藹然也若明彰其罪而布天下使人耳目之或論功行賞而凱歌盈道路彤弓示慈惠嘉異姓以薄同氣得無與記所云云者大相反乎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此猶自凡民言之也天潢一派孰非我太祖之親子親孫也當其行刑之時祖宗在天之靈豈獨無戚慘哀矜之意乎奈



之何其以賞功行之也夫論功行賞者慶典也執  
訊獻馘敵王所愾以施於■則然也宗族信有  
罪而伏法矣可遽以■外之乎或曰宸濠不嘗  
有已事乎夫宸濠起兵以叛直指留都罪惡已著  
天討宜加及其就擒尙不使身首異處楚宗僞檄  
眞否猶未可知安可與宸濠同論如曰不賞則無  
以勸方來而作人勇敢之氣則請爲變體行之不  
以下兵部而下禮部議之其文臣有勞者行吏部  
紀錄武臣有勞者行兵部紀錄士卒有勞者行各  
該地方官優恤不以賞爲言而賞在其中不以恩  
廢法而法常行於恩之內其視彼凱歌露布喜談  
樂道者雖同行而異情矣蓋區區鄙見如此不識  
有當於門下採擇否敢以備一得之愚鯉頓首

其言雖平夫竄竊致其以■並其■留滯■與■者  
其而升■突■何■以■世■乎■如■以■氣■道■不■

其言雖平夫竄竊致其以■並其■留滯■與■者  
其而升■突■何■以■世■乎■如■以■氣■道■不■

其言雖平夫竄竊致其以■並其■留滯■與■者  
其而升■突■何■以■世■乎■如■以■氣■道■不■

余濫竽密勿適首揆在告日久未出憂形於色或勞余曰何慮之深也曰以任重則又曰子惟不達於任之爲義固宜其悄悄至此矣獨不聞烏獲之語其弟子乎烏獲以力聞天下一日而治任遠行其諸弟子後隨之行至乎中途欲息焉而命弟子代其任弟子居前者一人試以其任置肩而上而背僕不能伸足前後移却不能定齒斷斷外向上下相切若有所痛苦不堪者而感然向烏獲求免焉烏獲曰何爲其然弟子居前者跪言曰吾師以力

不三堂稿 卷九

三

聞天下故能勝此任若折枝諸弟子孱然而任師之任不亦蚤負山蹇適遐嬰兒扛千鈞之鼎乎有什而速斃耳烏獲曰不然吾以獨子以衆吾任以一人之力子任以衆人之力積少以爲多合異以爲同子之力亦吾之力也何重任之弗勝而道遠之不可致也諸弟子猶未喻烏獲乃爲之署置之擔前後施兩翼翼各以一挺挺各置數十人若編磬若貫魚若雞之連棲者各受任已定烏獲一振策而鼓之諸弟子前者呼後者應上下山原如履康達也不終日而遂達所適之域而解任以復於

烏獲且跪而請益馮子亦有秘術乎烏獲曰吾何術可秘蓋任之爲義魯國之聖人言之矣人一能之已百之彼所謂百者百其力吾所謂百者百其身也臯所云積少以爲多合異以爲同者此之謂也余因是有悟乃作協恭約以諗諸同爲王臣者其辭曰世所稱同寅協恭者各以一寮窠爲言此百司庶府之事非相臣之義也相臣以天下爲已任將百寮俱爾瞻固宜以身爲表儀而糾其師師濟濟者以羣効其力各輸其技而協贊乎一人此相臣之所同寅也詎以密勿外卽非其同寅之地二三輔弼外卽非其協恭之人乎今而後其同心戮力肩此重任如烏獲之勉其弟子者庶幾其可乎約大小凡十事

一曰誠心爲國夫旣爲王臣其所任之事亦誰非爲國事也惟此心稍不盡則不能視國事如家事而苟且塞責天工弗亮與曠官等爾吾所謂誠心者其殫厥心力矢恭矢慎而可乎

二曰誠心爲民夫元后作民父母吾今爲朝廷理國事無非爲民者其尙思吾愛吾赤子若何所謂如保赤子者又若何而務使上德宣下情達無一

事不底績無一物不得所而後可稱民父母不然終虛文塞責而有愧代天理物之義矣

三曰公好惡相臣以人事君則知人薦賢其急也而知人豈一耳一目之力吾君以四目四聰寄之我我亦以兼聽並觀寄之人故今茲有所諮訪者將爲國進賢也而非以行一人之私也有如諸公以愛憎毀譽而誤我我亦以諸公之愛憎毀譽誤朝廷則賢才之不得進用雖吾有蔽賢之罪也而其端不自我始也不才不賢者之進用雖吾有誤國之罪也而其端亦不自我始也故約與諸公無隱無誤焉蓋古之諸侯各貢士於天子適有賞不適有罰吾今亦惟恐不適也故日勤咨訪而欲以夾袋記之惟諸公贊我

四曰集衆思宰臣之職秦誓一个臣柳子厚梓人傳較然矣然非予寡昧所能也今而後將耕以問農織以問婢其庶幾集衆思而廣忠益乎顧非講究於平時何能斟酌於臨事錡之罄矣惟疊之恥吾將以諸公爲錡也而賴以擴視聽廣聞見以調適其酸鹹而不至有疊之恥者則諸公之以也其庶無我棄

五曰省繁文年老精神如積貯斗粟百錢俱欲真  
之於得力之處今既以一身酬庶務又復以繁文  
困衰年是爲作無益以害有益也故今與諸公約  
凡稱以公事來辱者一入門便卽述所欲言之事  
不必爲寒暄套語其在外鎮巡諸公以下有緘言  
見詒講論公事者一開口便卽陳所言之事不必  
爲繁縟之文以費目力爲駢偶之詞以煩思索卽  
所上封事當發閣票擬者亦須念一日萬幾冗則  
有滯取達意而已

六曰戒苞苴各官遷轉自有公道上焉者論材品  
次則以資序今後文武兩銓衡必求平鑑必求明  
務期抑躁競振淹滯以轉移世風使士知自重士  
亦須以義安命雖久次不遷不無鬱鬱亦恒以遲  
發晚茂強自寬解此士人之節也如必以資俸之  
久而哀籲於當途要津以筐篚之儀而望人舉手  
投足則旣以自壞且壞士風所宜深戒

七曰省燕會親戚朋舊偶一燕集亦自人情若流  
連光景上夜爲晝或食前方丈演劇狎優不但於  
體貌不雅抑且倡淫侈之風非憂國奉公之義也  
記有云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

治士之恥也今四郊雖幸未至多壘而人心離散  
閭里蕭條萑葦囂聚固亦爲壘之漸也燕薊以南  
長江以北鴻鴈哀鳴流離載道亦可謂荒而不治  
矣若猶復泄泄沓沓無改於舊士大夫以戲豫成  
風小民亦相效成俗視危爲安以憂爲樂又何以  
啟主上惕厲之心乎茲所關非細故也自今後願  
諸公憫天命而悲人窮其情不容已者不妨以一  
飯敘濶一切張筵高會則悉罷不舉以此格君以  
此悟主將禹湯罪己之詔其或有時而下聖明與  
民更始之治行且躬逢其盛乎

亦玉堂稿 卷九

七

八曰恤驛遞朝廷設驛傳以報軍情置遞運以供  
轉輸非以供宦游私用也邇來非奉旨馳驛奉勅  
公幹者亦擅用驛遞夫馬縣次續食已屬違禁乃  
又盛張鼓吹廣列前茅喧闐道路以爲觀美而頓  
使民間疾苦徹於肌骨驛騎倒死接乎道路寧獨  
忍乎願諸公體之

九曰真心修省往見天變民災奉旨修省者不過  
以青衣角帶支吾了事而猶復治具相招式歌且  
舞如無事然此適足重天之怒耳其安可回天意  
耶獨不思省者省旣往之過而痛自克責修者去



其過以復無過舍其舊而新是圖也故必如大舜之號泣於旻天如人有疾病而設壇建醮以圖懺悔如獨行荒原曠野之中而適遇疾風暴雨震雷急電不敢有一毫邪心而後爲真也蓋天人之相去懸邈矣且適當震怒之時不哀懇則不足以動天心不協德則不可以徹冲漠故桑林之禱雲漢之瞻皆帝王修省之事也猶兢兢業業至此而况臣下乎此修省之所以貴真也

十日真心齋戒各衙門官員遇郊廟大祭雖齋宿公署却都乘相聚之便治具爲樂讙呼徹夜不但欺君且欺神且欺天矣天神可欺何不可爲蓋齋以言齊思慮之不齊而戒者匪但戒其不謹之事亦戒其不謹之心嬉戲肆慢無時其可也而况其上交天神乎

右十事或有關時務或指陳時弊非強以甚高難行之事也若輔臣倡之而身爲表儀偕歸大道豈不亦師師濟濟之盛哉奈何獨以其二三輔弼自稱同儕而其餘寘之膈外也詩云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於天子蓋一人之下俱稱同寅所以尊君也合天下之力以爲力合天下之明以爲明

而無一人不與者所以爲相臣之協恭而不自狹  
小也其斯爲同任烏獲之任與

木玉堂稿卷九

七

而無一人不與者所以爲相臣之協恭而不自狹

續協恭約

一曰格君者以其象夫象非圖象之謂也以時事艱難之狀臣庶憂恐之情著而爲象使人主見之而惕乎不敢自寧也此格君一大機竅也或曰心膺耳目之臣憂治危明之疏連篇累牘不能回天聽之一二區區迹象遽能悟主哉余謂不然蓋論理則言精而象麤論事則象真而語晦如使爲元臣者能身先庶位痛自克責如禍亂之在目前而露居野處惡衣糲食爲不欲生之狀由是而百爾有位孰不象指都城小民孰不知戒如斯景象人

不三堂稿 卷九

一

主有不聞不見者乎既聞且見有不憂不懼者乎不言之言不諍之諍而有格心之益此象之所以爲真也乃今大小臣工泄泄沓沓方日以宴樂爲事都城小民相觀而化亦皆以奢侈成風人主尊居九重之上止見爲豐亨豫大何從有憂勤惕厲之心哉余以時事艱難之狀臣庶憂恐之情著而爲象而以爲真境者謂此

一曰進諫者求濟事近年國家多事臣子之憫時憂世者各欲摭其忠蓋有所獻納而諫說始繁疏既繁矣而又復絢以文采增其枝葉飾以僻字人

至一日萬幾御覽難遍遂不免多有留中此事之  
所以不濟也夫臣下每上一封事兢兢業業惟恐  
不行而乃務美觀不求濟事此誰之過與諸公誠  
以是兩端就中較量宜有盡忠不盡忠之別竭誠  
不竭誠之異勿徒曰吾謀適用也

一曰奮武者取其同蓋自文武分爲兩途章縫之  
士於武人多厭薄之以致其無所容身愈趨愈下  
其不然者則視爲奇貨而資之以潤其囊橐或薦  
引山人術士接踵轅門多所需索彼不剝削軍士  
其將安所取給哉故武備之不修者非盡武人之

亦玉堂稿

卷九

二

罪而文吏亦預有責也自今宜剖破藩籬視爲一  
體時常以古昔名將忠義勇敢燕然銅柱之勛與  
之相期而不與之私昵其爲介冑者亦須自知矜  
重必以長鎗大劔爲可以定亂除殘而不屑毛錐  
之無用且時將本等武藝相聚講求營壘有暇則  
縱擊狐兔共甘苦恤疾病弔死傷與同一體凡一  
切迎送之煩不急之務如近年元宵火礮時鮮果  
品間關險阻當道者俱止不行猶有行者縉紳  
引大義以拒阻之如是而武弁猶不增氣武備猶  
不壯觀者未之有也

一日悟君者先反已每見都下縉紳言及皇上不  
納諫便道聖意爲猜疑臣下沽名市恩故多以智  
術馭臣下而不思我爲臣子原有不盡忠竭誠之  
處皇上聰明睿知如何不看得出既看得出如何  
不猜疑今若欲九重之上撤去此意肯聽納臣下  
之言必須爲臣子者先聚精會神同心一德感格  
聖心若山澤中發出雲霧滂然四溢直透於蒼蒼  
之表則天道自然下濟天澤自然及物而爲天地  
交泰之時斯可見泰交之本起於臣下之盡忠而  
不可懸空以望於君上也

亦玉堂稿 卷九

七

臣等伏以  
聖心若山澤中發出雲霧滂然四溢直透於蒼蒼  
之言必欲臣子者先聚精會神同心一德感格  
不辭鍊今皆謂臣等志士壯懷正其效有輝煌日月  
顯皇上聰明睿知如何不看得出既看得出如何  
不猜疑今若欲九重之上撤去此意肯聽納臣下  
之言必欲臣子者先聚精會神同心一德感格  
聖心若山澤中發出雲霧滂然四溢直透於蒼蒼  
之表則天道自然下濟天澤自然及物而爲天地  
交泰之時斯可見泰交之本起於臣下之盡忠而  
不可懸空以望於君上也

戒私黨說

甚矣相天下者之不可小用其心也夫六合之內四海之外吾不知幾千萬里中所生聚林林總總不知其幾億萬人人各有愉適痛痒從違好惡不知其幾億萬狀亦各有紛紜變化是非可否不知其幾億萬端而皆總之於吾君之一身吾君猶謙讓未遑而任一家相與之共理夫所謂家相者亦不過林總中一人豈能於六合之內四海之外足跡皆遍豈能於所謂林林總總者悉家喻而戶曉之哉總不過恃此一心可通乎億兆人之心而心所可通者不過此理理所可通者不過此情情所可通者不過一至公無私乃今先以一黨字橫隔其中則方寸已先有物矣心既有物則一腔之內六鑿相攘一室之中婦姑勃僎將一身一家且不治安能使天下之人上下四旁前後左右無不如一安能處天下事使輕重疾除緩急變化無不中節安能以藐然一身仰格穹昊安能以自牖微明徹九重之玄邃而動旒黈之聽觀哉非不能也黨之一字隔闕此心而失所以運量天下之具也故欲有其具在公此心欲公此心在祛其黨而不立

眇域不設藩籬夫然後吾之一心可隨天左旋與  
日右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而浩然者可塞乎天  
地之間光明俊偉之業可垂之千萬世而不朽其  
視彼煦煦濡濡以相慕戀而區區以蝸角相較者  
殆不啻天壤之相懸也夫儒者謂天下一家中國  
一人其見博矣釋氏竊取其緒餘而用之爲兼愛  
不知理一分殊之說吾儒猶以爲異端而辭而闢  
之未已也乃今反黨同伐異豈不爲釋氏所笑而  
謂爲不祥乎蓋昔東漢宋熙寧間以至南渡俱以  
朋黨爲社稷之禍彼爲人臣子者而監於狂事安  
忍復蹈覆轍哉

亦玉堂稿

卷九

古

毛詩序折衷

古人之書有出於千百載之上而泯無可據之迹者欲從而訂其是非明其疑信則安所取衷哉曰信之以理而已矣前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見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後乎此者有賢者之所述與之同焉則其說可信也君子之聽訟於人也非家至而人覩之也而以吾心之見懸斷於茫昧不可知之鄉卒之而爲直爲曲且判然如蒼素之在目矣彼載籍之無據孰與夫人心之難測乎故曰信於理而已矣秦漢而後六經雜出於煨燼之餘其

不玉堂稿 卷九

三

錯亂逸失啟人之疑而不能決者何啻一毛詩也然書之渾厚易之精微春秋之屬辭比事非聖人不能作雖無據曷疑而二戴之禮詞多繁複或足以漢儒之傳會雖有據吾不能無疑也執此義以折是非雖羣籍可知也獨一毛詩哉蓋詩之有序如今之詞賦先以名篇而後有其作未有其作傳而其序不與之俱傳者然則毛詩之序當亦並存無疑而或云子夏或云衛宏之作者皆非也方詩之未出也在左氏說春秋往往引詩如栢舟清人等篇雅與序合則前乎此者信之以左氏可也其



後有齊魯毛韓四家詩又其後三家廢而毛詩獨傳當其時碩儒名彥具博古通經之識者豈其乏人而未聞有訾且議之者謂非人心之公是乎則後乎此者信之以當世之傳誦可也而奚其疑哉或曰朱子之註詩也深闢小序之說而去取其間則毛詩之序朱子亦旣嘗折衷矣然則信毛氏而疑朱子也可乎愚曰不然朱子之說據經文而推之與諸經例同論也詩之爲經多民間閭巷之辭含蓄諷詠之義非有所指授固不得以己意懸斷之如他經比耳且如聽人之言而知其曲直凡明

者能之至其人之名氏非嘗有聞說於人必不可以想像測度而知也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又曰放鄭聲是夫子刪取之意亦可於二說推之而淫奔諸詩毛詩以爲刺淫朱子以爲淫者之自作判之以夫子之旨則得失將孰歸乎雖然詩之本然者在吾心善讀詩者取其可以爲性情之助觀感之資而序非所泥也如其讀之而有得於心也雖微詩序而不以爲畧循其章句而無益於身心序雖詳也奚裨焉孔子引詩皆斷章取義而其許商賜可與言詩亦未嘗拘拘小序之說也讀詩者

又何必深辨焉

水玉堂稿 卷九

七



義學詩訓

古者有大學則有小學入以齒讓而教之四術周  
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所謂歌九德誦六詩是  
也蓋發於思長於諷觸而易感引而易入莫善於  
詩先王以是爲美教化移風俗之端本使人咏歌  
嗟嘆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也故曰小子何莫學夫  
詩自世教衰士稍知佔畢卽競爲剽竊鑿裂之辭  
以幸他日帖括之一擲而言志正思之義微矣余  
旣爲義學倣古庠塾乃爲是編敘列古詩人文士  
之詩歌自遠古以迄近代皆畧擷其槩旣以取材

不三堂稿 卷九

六

亦以論世大抵近於風雅根於性情者則錄簡而  
不必徵博正而不必盡變欲其童習之易也使若  
子弟者朝夕於斯因言以得意則涉之可以稽物  
釋之可以窮理詠之可以平情鼓之可以作氣由  
是而之焉大人之居仁由義安知非託始於此耶  
昔賢有云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  
予仕而無益於世庶幾歸而有以藉茲聲詩迪我  
子弟乎

六忠祠引語

張許死先後昌黎嘗辯之惜猶有未盡者蓋睢陽之圍遠王守巡王戰且百戰百勝故賊之所甚忌者莫如巡其切齒而欲以一擊斃之者莫如巡巡一日不死賊未得安枕也故子奇欲緩巡之縛而其黨沮之曰彼得人善戰緩之慮生他虞此其欲巡之速死可知也子奇謂巡曰君每戰則目皆盡裂齒欲碎何也巡曰欲氣吞逆耳賊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如是而欲不速死得乎巡死矣若遠又死則俘無王帥俘無王帥則其功不尤此遠所以有洛陽之檻後巡一死也而史未之及終不能使人無異議何怪乎兩家子弟之不能通知父志也

鄉射約引語

語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非獨國也家亦有然蓋  
天有陰陽聖人則之爲文爲武其道不同必兩用  
之也是故人有家室設險自衛迨天之未雨可獨  
闕焉不講哉昔周之末諸侯力爭其下亦競趨於  
力以釀爲春秋戰國之禍夫子憂之而曰射不主  
皮古之道也蓋有爲乎其言之也今海內承平日  
久學士大夫諱言兵革而或有倡言講武與聖訓  
反者夫豈亦有爲言之乎世競力則矯之以文世  
崇嬉則振之以武亦各因其時焉而已予童子時

不三堂稿 卷九

三

見督學使者檄學宮博士弟子習古射儀不踰時  
而遂中輟乃至今六十餘年予已白首迄不見澤  
宮中復有設弧矢豐饌者亦何其復古之難也古  
射儀繁旣不易行而世俗耳食復不知射禮中醜  
籍以爲迂濶不適用乃遂令古道漸微可慨也已  
夫移風易俗因勢利導弗可強也俗尙簡則宜去  
其繁俗視爲迂濶不適用何不曰是舉也爲不虞  
之備也人得無欣然從之乎予用是雜采古儀緣  
飾武射使人不苦難而樂趨事焉雖不能盡襲其  
文於所謂直已陳德溫文退讓者亦庶乎得其大

指矣苟得其意何迹之泥乎昔者魏文侯聞古樂  
惟恐臥鄭人云從政者必有所反之以取媚也由  
古之道變今之俗不得不委曲焉予斯約也直以  
備不虞云爾哉

方正堂稿 卷九

三

而不宜云爾哉

以少復更今以益不弊不變曲於乎此係

此惡解讀人云此道香欲育也又云其果

其說野地真亦發云與平音賦文於

墓享儀引語

吾沈氏先塋卜自吾始遷之祖迨今八世歷二百餘年俱以次附葬不別卜也諸子孫展墓者履其域如睹吾累世祖父相共一堂無親疎遠近焉惟歲時備物以薦則不免各祖其祖各父其父而過其他塋有睨而去之者若謂其遠矣豈人情固然與抑勢有所不能徧與且其祭也亦僅以一楹觴轉移而獻而不能有專具又何其簡耶夫簡無惡於爲禮也而貴不及於陋親無諱於各親也而須不忘乎遠且如吾祖父而在吾治具以享而所與

亦玉堂稿 卷九

三

同坐有行觴不及者吾親能下咽乎彼祭而各祖其祖各父其父者吾知其不享也其以一楹觴轉移而祭者則陋已余小子鯉誠用是懼乃聚族語曰祭以萃渙爲義禮宜統於所尊繼自今宜卽吾始祖墓前設壇爲位萃八世之神靈合享之而以大宗之子獻以行葦特尊者分獻獻畢而禮成而燎矣始各爲私親一酌酒一稽首於墓勢不能格情有可通庶幾乎得萃之義與吾往侍親舍日承伺吾親之顏色惟骨肉相聚則歎然醉飽今處泉室情豈異是卽諸祖諸父亦豈異是故吾欲事亡

如存也而因萃知豫矣抑又有可以合族者吾族自八世以來散處四方厥指繁庶異時惟各自行禮故或先或後率不相值久之有終身不能識面者今較然齊一矣禮成而餽則各以倫亨讌語秩如藹如焉其他以宦出者商出者貧不能備物者老者病者無後者亦各得申其孝享無若敖餒而之嘆蓋幽而事神明而治人庶兩得之其孰與簡而陋遠而忘之者諸族戰然曰有是哉盍著爲墓享儀以盟諸子姓俾相與守之余乃演其儀爲二十五條而申著其意指若此

亦玉堂稿

卷九

三



垂涕衷言

吾家子弟二十年前尙不能皆有衣冠皆稱饒給而近年來乃人人有冠服榮身有良田美宅資財足用出門有車馬僕從從者至彼此不能相識可謂極盛雖諸子能自運用豈不亦祖宗積仁累善餘慶所貽乎顧極盛難繼持滿易傾天道乘除數有一定而作善降祥作惡降殃人事感召理尤不爽故善享福者不必更得隴望蜀營營無厭只宜效履薄臨深兢兢自保其尙須以手捫心默自思念吾昔茅茨而今大厦吾昔僅一夫之田而今連數井之壤吾昔猶奔走衣食而今則安享富厚吾分已踰吾又何求吾自今惟知止知足守理守法以上培先德下啟後人卽神祐可延家聲不墜斯以退爲進以少致多之妙術也若猶復貪得未已競進不休居已侈而猶恢田已多而務廣強之嚮不出其本心與之直不合乎公道或逼債以傾人之產或牽牛以蹊人之田或縱牙爪於通衢或逞報復於私忿我漁利下人亦乘機以窺利我行惡下人皆借勢以助惡乃遂使孤獨鰥寡飲恨吞聲道路里隣旁觀側目顧猶且揚揚得意見謂豪強

兀兀勞心自矜謀畧夫豈知神鑒無爽法網不疎  
巷議在前吏議隨後惡名一潰欲洗難除衆指交  
加不摧自什當斯之際悖入者不免悖出多藏者  
亦復厚亡室雖廣而不得寧居田雖多而不能安  
享身旣窘迫尤累及妻孥名已僂辱復玷及祖父  
欲益反損欲進反却得乎失乎利乎害乎覆轍在  
途殷鑒不遠雖至愚人知爲左計矣獨奈何惡濕  
而居下安危而利災耶吾懷此數年久欲相告祇  
緣昔忝仕途竊意族衆妄相忖度必謂吾愛護功  
名恐貽連累故爲此激切議論使自矜持且將不  
信不從徒以自嗟自歎今年已七旬更有何意老  
來一得豈是空談惟骨肉關情宗祏繫念恐誤及  
於陷穽因明示以周行而苦口發藥逆耳進規有  
如此者夫杞人卽過計何妨越人相坐視則忍矣  
孟子曰其兄鬪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  
他戚之也知我者惟斯過我者亦惟斯

孝女傳

孝女者余之長女也母周氏以嘉靖丙寅生京邸時余爲翰林庶吉士女生五六歲卽好陳織紡烹飪之具爲戲衣獨喜故哀或與之新麗則不啻芒刺加身必釋去乃已余撫而笑曰本措大女固終宜披蒿簪荆耳年十八適睢州張方伯之長子德新克執婦道婉婉聽從德新雅好客與治具一呼可辦卽米鹽細碎罔不井井德新受成事而已然不知立業之艱難喜追隨里中諸貴介公子以輿馬僕從相尙女曰非保家之道也恒脫簪苦口鍼

不玉堂稿 卷九

三

艾之德新寤始折節爲儉家以不頽顧猶多外嬖女又從容與言曰君之齒漸長矣猶未有一角吾侍婢若而人惟君所擇如以君之靈有藐然一孤可承階阼吾與君實不朽乃虛費精神終當謂何德新謂女言良是方將與共圖之忽瘡毒發遂以死其時蓋辛丑七月十有三日也女年甫逾三十慨然欲以身殉而人言姑垂白在堂父老無嗣雖死固不得其所於心忍乎女仰天慟哭而誓以不二性喜幽僻及稱未亡人益裹足一室人罕得窺其面先是河以南婦女衣飾爭務奇巧日新月盛

其式不卒歲而一更余女獨尙朴質曾不少隨俗  
變化德新誚其鄙女曰非不愛繁華誠爲家道薄  
福量有限耳意蓋有所諷也德新雖不以爲然而  
心實嚴重之女于歸時奩具有終身不發篋者孝  
友篤至其奉事庭闈與宗祊之薦必躬親爨事不  
假之人新味未廟薦與先奉翁姑不入口方伯公  
老無齒恒苦艱食女多方滌澆務極柔脆方伯公  
每食旣則手摩其腹曰吾非此孝婦不飽方伯公  
旣謝世余亦去探地還里中年且八十形影相弔  
其姑命女歸侍余不減於事方伯公也將卧則勸

小玉堂稿 卷九

三

寡思慮慮多不成寐而傷神將食則以鳩杖置前  
而引食不語之訓將行則扶掖當筵而爲主爲客  
必丁寧左右防余沈湎皆以余所嘗不足者而致  
其諄諄也余有時牕下吾伊或有筆札之役女輒  
愀然不樂而謂年老人宜歡笑取適何苦自兀兀  
若此豈猶欲爲博士弟子乎卽余有門外酬酢非  
所能預亦必規知吾意向而默爲備備之故余雖  
老且憊不失禮於人雖無子而不知其苦者咸吾  
女之以也鄉俗女已嫁而反者父母遇以客禮女  
曰人子有定分豈女獨非子耶吾晨起必肅拜朔

望與歲時家慶必稽首再拜逡巡循少儀而行之  
不但於口體能養也女弟適同郡魯光祿伯玉生  
素薄多病女顧復憐愛無不至蓋亦體余志而善  
養也好施獨不及僧道諸內屬有治具招邀爲時  
節游宴者俱謝辭不往以爲此自男子事非婦人  
宜有也余婦典秩宗時曾著爲女訓若干卷以明  
章內教而私歎女士難其人余女非敢曰能之惟  
當此崇奢競靡之時誠得有質任自然不隨俗雅  
化者以相與底柱於中流而使人觀感興起未必  
非移風易俗之一前茅也忽一旦奄然以逝所云  
獨吾女也耶吾是以悲而爲之傳云

亦三堂稿

卷九

三

亦玉堂稿卷十

商丘沈 鯉龍江

明太子少保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確庵魏公墓誌銘

萬曆丙申正月四日故大司馬確庵魏公卒涇陽里第厥嗣知觀以公門人牛侍御所爲狀越數千里詣予請銘曰公先子生平鮑叔也卽不朽先子宜在公嗚呼士君子惟出處操持最兢兢耳至所稱才難尤在邊畧公蓋兼有焉始公以留都大司農謝政家居適西北邊羽書旁午有詔推元老壯

亦玉堂稿卷十

一

猶者往廷議以公名上起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公屢辭不獲則移書執政曰吾聞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自歛貢來疆吏相襲苟安懼開邊釁而武備日不競此宋人積弱之漸也必我行者則罷歛議戰一大創去庶幾其可不然吾不敢以國家大計嘗試矣執政咸報書如公指公始就道時辛卯八月也公至固原首明莊二部各擁衆數萬相繼擾邊公三戰三北之斬大酋一人他俘馘不可勝計上嘉公勲晉太子少保廕一子世錦衣衛千戶錫

予蕃庶公方將舉頽邊軍事次第修復使中國常  
操勝算會明年寧夏逆賊唃氏戕一巡撫都御史  
一兵備副使以叛人心洶洶公顧若弗聞也日夜  
圖方畧制賊要領言寧夏西北雄鎮士馬物力充  
勃其中而賊以負隅此病在心腹非旦夕可取也  
然大要不出數月乃卽日發二檄招安姑緩賊旋  
移檄各鎮徵兵餉而公自統大軍駐靈州以偏帥  
駐花馬鳴沙州諸處扼賊要害使不得渡河窺關  
內又分兵徇四十七城堡下賊者收復之以孤賊  
勢而賊且大括城中金帛婦女賄

爲援公曰此

亦玉堂稿

卷十

二

腹背受敵危道也則多發敢死士夜銜枚擣巢  
牽其反顧已兵餉四集則進師薄城下圍焉賊驍  
將唃雲中機銃死賊氣奪而城堅不可猝拔計惟  
決水灌之顧恐傷良民則築堤緣水道而實土塞  
城圍爲浸城不灌城之計城中聞水至則懼且謀  
公曰此可以行間矣乃射書圍城中疑賊黨使自  
相圖居民亦多受公計爲內應未幾賊首劉東場  
果爲其帳下所殺八月甲子夜城啟我師入唃氏  
闔室自焚死寧夏以平先是言官有議公逗遛者  
詔逮公問狀公之策賊固期以數月乃距城下月

餘爾公已就逮一軍將吏皆號泣夾轂公曰諸吏士爲國勞苦幕府籌邊不效固當中法旣至對簿諸爲公上書白寃者章滿公車公終不一言自明已而上感悟還公官歸里亦不錄功廷議至今惜之公魁岸偉丈夫也平生慷慨功名明習邊事自爲戶部郎督餉宣府適騎薄城下城中如沸守者不知所出公戎衣乘城從容籌畫方畧因遁去邊人皆大喜過望廷中以是推公擢光祿寺少卿尋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有叛卒黃勇者數勾爲邊患朝廷懸重賞購之不能得公至默而不問或以爲言則曰勇本吾人蘇處置失宜故叛若撫而用之猶吾健兒也何購爲勇聞之信則數雜市旦入城乃閉閤而執之思以寧論功晉右副都御史尋入爲兵部右侍郎改吏部轉左公操履端方其郎計部時有權璫爲商人居間欲冒支芻餉鉅萬大司農許之矣公趨而前曰豈其以百姓脂膏國家府庫爲此輩潤囊橐耶執弗與大司農亦無以難公在光祿時松江輸白糧不槩當輸者罪執政以爲言公不可再言再不可蓋公於執政門人也而守官若此嘉靖中分宜



較公相欲改公郎吏部須一見公不見亦不果改  
蒲坂楊公總督薊遼欲假事推轂公公不肯受事  
再強之則云度支郎殿最有王者不敢當總督薦  
未幾楊公入爲大司馬又欲得公爲屬公固遜亦  
不果改其生平不干進類此新鄭高中玄先生與  
江陵張公同在政府俱以才雄一世鮮所推許顧  
交倚重公已二相中失權而江陵欲得公爲助心  
知與高至篤也乃設事嘗之曰吾頃微猷高公公  
謂如何蓋是時江陵私人已疏論高公矣公正色  
曰二公皆當世名賢又石交卽有失自不難盡言

亦玉堂稿

卷十

四

相正猷之一字豈所敢聞江陵爲改容謝焉無何  
高公策免百官嚴班在廷相視以目公獨大言曰  
上冲齡踐祚首逐一顧命大臣豈正始事且此詔  
出何人手草不可不明示百官衆爲凜然朝罷更  
要九卿詣江陵所江陵稱病謝客高公遂行當是  
時江陵以師保朝委裘與馮璫表裏用事道路皆  
三緘其口公獨敢撩虎鬚天下聞而壯之未幾晉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未行而有列白簡者詔褫  
公新命以侍郎還里又數年江陵公敗乃起公爲  
南京戶部侍郎其時言路大闢游談之勢重有羣

擊執政家事者上意頗動諸府部大臣合疏保留  
次及南都九列署題至公公曰不可大臣進退取  
自上裁保留豈裁之自上乎且大臣與言官爭辨  
亦何其無大體也諸公皆服其言顧重違宰執意  
相視首鼠公奮筆書疏尾曰此自出魏某不可無  
與諸公諸公乃不復言保留事公之不詭隨蓋如  
此公嘗著四禮儀式每事秉禮而行先後居喪六  
年不涉足中門事兄如父視族黨如其手足鄉人  
有望之援手者輒量力與義各重輕賑給之無不  
滿意去而自處則甚約蓋秦俗以商販爲業卽士

亦玉堂稿

卷十

五

類不諱言獨公有拔葵斷織之風焉以故烈之日  
里人皆家臨巷哭尸祝於社其修之家者已豫哉  
公諱學曾字惟貫確庵別號也十四爲紫陽諸生  
嘉靖丙午舉於鄉後六年成進士初授戶部浙江  
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至今官所學主於誠故生  
平立身行已於家於國一以貫之有本者如是矣  
先世自咸陽徙涇陽傳至高祖鑑有隱德曾祖禎  
泰安州判祖琫父守絜俱以公貴累贈南京都察  
院右都御史王母趙母何俱贈夫人配任繼李亦  
贈封如母子男四享年七十二卒恩卹與易名諸

典猶未備然士論固人人與之矣公文宗司馬子  
長書宗晉俱得其逸趣所著涇陽志遼陽奏議詩  
文集若干卷嗚呼公出處大節與素所操持侃直  
不阿固巋然古大臣風烈矣西陲之勲赫然而不  
能究其志他何論悲哉爲之銘曰

於維魏公人今心古孝友張仲吉甫文武出車三  
捷戎功召虎所至矢忠王事靡盬直已若弦沈幾  
類駑國是一言有懷必吐避謗居東人歌破斧左  
史右圖蕭然環堵三讓就徵先盟後祖出處大凡  
隆中岷岷吁嗟乎三五以還兼才罕覩公果何修  
超倫邁伍維公孕靈太華天姥兼之學問淵源東  
土蓋昔孔門傳者曾魯公取其確毋欺自許人惟  
一誠卽天可補昔在嵩高生申及甫一以正直爲  
周碩輔公邁往聞而踵芳武匪我諛公實公行譜

明資政大夫吏部尚書贈榮祿大夫太子太保謚莊敏栗庵宋公墓誌銘

栗庵宋公以萬曆辛卯四月十有三日卒京邸同官以聞天子震悼曰嗚呼宰惟朕股肱天不憇遺以輔予一人所司其考卹典議上賜祭二壇贈太子太保謚莊敏遣官護喪歸以中書舍人典葬事廕一子入冑監稱備物矣公之子治泐將以丁酉仲春葬於三陵之陽奉少司寇呂公狀請予誌而銘之予與公生同里仕同朝相知獨深墓中石非予銘而誰按狀公諱纁字伯敬世歸德人蓋微子

亦三堂稿 卷十

七

之裔也曾王父處士貴配李王父瑾配劉考霓配靳繼劉郭三世俱有隱德王父以下皆以公貴累贈資政大夫戶部尚書配皆太夫人公昆弟三皆靳出公其季也幼卽穎敏異凡兒六歲就外傳勤誦習不好弄總角事靳太夫人以孝聞侍疾昕夕不離側居喪備禮如成人壬子舉於鄉游南太學丙辰第南宮已未入對成進士筮仕永平府推官以平允稱嘗視遵化邑篆拊循有方流亡復業邑人思之召入爲山東道監察御史出按關西抗疏論中貴人不法事中貴人肅然憚之相戒斂避乙

丑按應天弭節抵部卽召吏民諭曰予茲奉命來  
實寧謐汝匪束濕揚沸戾汝今與父老約毋武斷  
猶賊毋犯科作奸毋持吏短長怙終故縱者無宥  
其有一眚偶觸吾網者吾祝而解之已而法行惠  
覃吏民肅且懷焉隆慶改元按山西屠石州三  
晉戒嚴關吏捕生七十七人奏當斬公詳鞠之  
有漢人爲所掠者三十有三人具其寃狀得釋  
又大盜李九經擁衆據山出沒抄掠有司莫敢問  
公召賊曹掾窮其黨盡勦捕焉庚午擢順天府丞  
尋拜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畿南長安孔道冠蓋  
旁午公送迎饋問如禮而止曰吾不能腴民膏以  
媚過容也春秋兩防嚴飭守備邊圉晏然調度軍  
需單思區畫歲省可三萬及裁罷冗兵亦歲省數  
萬司農爲之稍寬會江陵相當國意多相左公遂  
引疾歸家居十年兩臺累疏交薦癸未復起爲保  
定巡撫時值大荒先賑貸而後上聞尋晉南京戶  
部右侍郎改北轉左總督倉場平兌法汰冗費鉅  
常例嚴稽覈儲餉之弊爲之一清上閱視壽宮命  
守朝陽門賜金幣者再丙戌晉戶部尙書其年江  
北數省方數千里水旱相仍死者枕藉或議開礦

公曰是利藪亦禍藪也或議鬻官公曰是利府亦弊府也疏請發內帑金遣使行賑留漕粟減糶以平市價及他條陳優卹都城事宜上虛心允納所拯救爲多以扈從上陵賜麒麟衣己丑考績贈三世如公官廕一子入胄監庚寅改吏部尙書公承寬弛之後勵精任事塞倖途絕請託釐宿蠹清選法卽姻族里閭不少假以私郎吏凜凜奉行銓省大振未幾以勞成疾疏乞骸骨者五上溫旨固留遣近侍存視以病亟聞乃予告而公遂不起矣士大夫識與不識聞公計咸歔歔流涕至爲罷宴公

爲人莊慎端和老成敏練朝章政體指掌可陳而執矩守繩無少縱舍議論不爲虛恢而深識遠見非淺謀可及部政精勤嚴正細大必親於百司論奏顧多持重不輕擬覆得大臣體請告家居鍵關却掃足迹不及公門日惟種蒔花竹畜法書圖繪朝夕披覽客有欲干以私者輒飲之醇酒不得言至里人有極寃無告者又密爲白吏不使知也商丘故缺志長吏請公纂之稱信史焉配朱氏封夫人子二治以諸生廕官生仕至刑部員外郎沢以諸生廕恩生吁嗟公乎進而矢節奉公有大臣之

畧退而惇德化俗有先進之風豈非天所篤生以  
應國家之運與予雖與比肩事主以德業相砥礪  
而不逮遠甚乃今老矣而與聞國政顧幾與協寅  
恭也詎能無羊舌之悲哉聊著其大都而糸之以  
銘曰

闕伯之士氏以國分疇食舊德歷世有聞邈矣太  
宰允武允文以敏成政以莊事君三朝元德式應  
風雲天胡不憇俾集厥勳大河之浹歸然斯墳掩  
珠埋璧其光有燼史銘爾坎以詔無垠

不玉堂稿 卷十

一



風雲天胡不憇俾集厥勳大河之浹歸然斯墳掩  
珠埋璧其光有燼史銘爾坎以詔無垠

明中議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元澤韓公墓誌銘

公諱楫字伯通余同年進士也同年惟同館皆稱字故余今猶謂伯通云伯通上世本揚人國初有鎮西衛百戶傑者實生旭旭擢蒲州守禦所副千戶生鑑鑑擢蘭州衛指揮僉事生清遂世襲指揮僉事守蒲州以官爲家蓋自清以上俱用武功顯清弟澤始爲郡諸生兼有文事亢閎焉澤之子曰靈靈二子長曰玻贈徵仕郎工科右給事中配薛贈孺人季曰瓚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配王贈孺

亦玉堂稿

卷十

十一

人伯通季出也後於長故長季並得遺賜恩蓋異數也年舞象卽能屬古文詞五易師各治一經又五年爲郡諸生與同里張文毅公並有才名嘗共讀道旁碑一過目輒互相覆誦無遺人傳異之嘉靖壬子以禮經膺鄉薦乙丑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時高文端公爲館師授業伯通不屑屑文藝自見惟日討古今典制斟酌異同期可爲當世大用文端公深器重之隆慶丁卯授刑科給事中大君道三劄曰勵志勤政弘知大畧謂聖明新政宜上法隆古懸象魏綜覈吏治時宜召大臣而賜咨



訪用恢張聖德上皆嘉納自是每視朝獨早作通  
益感奮知遇再請復午朝召對儀且數白執政公  
論道經邦之臣也宜日在人主左右責難陳善自  
牖格心不宜第小小補救與庶官同當事者不能  
用其秋薄薊鎮破石汾上防禦七畧曰遴才重  
權體士修守懲玩勸功招攜俱有裨邊務而招攜  
則專主用間謀豐賞犒佯降以誘我遁逃尤切  
中肯竅未幾首俺答果縛我叛人款塞上撫臣  
王襄毅公以封貢請則又條八議贊行之力排諸  
異議者封議始定時施靖土司亦互相讐殺撫鎮  
官馳檄請勘又請勦則曰此不可以制之法制  
之也扈自相攻殺乃其常我坐守漁人之功而可  
矣何可輕爲彼開邊釁久之而扈亦自定人服其  
識戊辰轉工科右給事中請告庚午起兵科改吏  
科轉左旋擢爲都給事中時六科隸胥惟吏垣受  
餼獨豐則借以偵訶外事也伯通笑語其寮友曰  
言官欲張膽明目發摠正論第僅憑若輩舌吻耶  
爲卽夕罷之已又曰春秋先自治而後治人今六  
科陞轉太驟則人懷苟且之心司屬改科道太頻  
則人趨奔競之路未可云先自治也因建言論資

論望人服其公主親不得任京秩原非有著令也以無人敢言乃遂使老成閱歷之士棄置爲溝中之斷者往往而是不無可惜伯通請酌量其間苟親者已物故卽屬籍可去矣自是乃苛禁漸寬辛未同校士南宮得劉臺爲舉首以直諫著節又首舉薛公瑄從祀孔廟皆有關世風犖犖者吏垣雖領袖六科而計吏乃其專責也伯通曰吏治修而天下無事矣乃當大計畢卽請拔治效異等者增秩賜金以章有德又劾一按察使當分宜柄國時爲比部郎曾阻遏楊忠愍藥餌欲死獄中暴白

其罪士論快之又言問刑官擊斷之慘浮於貪墨請懲酷與懲貪並重因著爲令又請勅銓部於大臣請告乞休者必酌量年力議覆去留不宜衰朽充位撫按官薦舉失實者罰有中道改節者許首發原免皆有關吏治最切者若其他因事納忠侃侃正論不茹不吐總歸於扶陽抑陰顯忠遂良於人才臧否隆汙民生理亂之數若燭照數計矣人稱伯通爲勤思憂職識治體要伯通亦何負言責哉惟伯通性伉直不喜爲諧世之術每封事上一上人人惴恐不能不以此微怨而又當是時相國者

三人俱以才自負頗不相能伯通顧兩出於其門未幾一罷一沒其一當事則有憾也由是伯通雖循例遷太常少卿提督四巨館又稍遷膳黃右通政未幾遂出爲陝西布政司右叅議又旋即以考功法署不謹罷矣或又言伯通在事日曾馭寢玉田伯襲爵事當事者甚器重之猶欲籠致爲已用而伯通浩然歸不一言報謝當事者始大恚欲乘勘病疏文致以罪賴解救得免而卒揮斥於外且削籍焉伯通素潔清自好不輕取予在科時曾有爲巨璫當死者致重賂居間伯通不一正目視旣

罷歸家徒四壁躬自耕牧當事者聞而笑之曰韓生薄叅議不爲乃一貧至此耶蓋猶以不受籠致銜之也伯通行止有常度與人處不得其一情容一牒語居家用禮法自衛不畜媵不置器玩不與人妄交游不私干有司忠孝之節出於天性當穆皇不豫憂形於色聞稍間則不勝色喜居家聞朝政善否亦然門無雜賓案無冗牘惟歲讀二十一史必匝於上下數千年興替得失有味乎其言之也其遇有忠賢淪躓權貴鴟張者輒憤不能平爲拍案大叫或勸覽二氏書則笑而弗屑尤篤於友

愛睦宗族拯人於厄爲德內外莫可紀述萬曆丙申子國史編修爨滿考得請復內秩致仕已進階中議大夫乙巳中秋猶對客引滿比薄暮就寢捐館矣詩所謂眉壽無害者非耶年七十有八所著有宦學初稿諫垣奏議諫垣紀事立朝紀事凡若干卷論事摘詞俱爾雅疏鬯讀之可想見其人元配傅贈孺人早世繼祁封孺人晉恭人以勤佐內政子二煥貢生次卽編修爨女二適千戶張廉州學生王弘謨孫男四曾孫一先是傅孺人祁恭人之葬也伯通已先自爲誌納壙中及是編修君兩

兄弟十以丁未某月日奉伯通柩合葬於南山之阡因函狀千里外謁余爲誌與銘余知伯通深而尤惜其用之不究也其何忍無言乃誌而銘之曰世有偉人流行坎止進欲有爲退不失已我思其人尙克見之矯矯韓公殆其庶幾著名斗魁揚芬天祿拜職掖垣爲帝耳目盟心登對辰告遠猷國章民隱吏治兵籌其最大者曰補充職維后克艱匪臣治直晉躋華顯式答忠勤方依日月俄失風雲舍之則藏不容何病施於有家是亦爲政貽穀哲肩恩賁褒綸而臧而熾不謂不辰卒歲優游倏

然觀化儻彼良儔相從幽舍史筆有述家乘足徵  
九原可作不愧斯銘

木玉堂稿 卷十

十六

明太子少保工部尙書謚肅敏容菴辛公墓

誌銘

襄城辛公當萬曆甲申丙戌間爲御史大夫歷南北臺稱望臣赫赫矣會有所不可去去六歲詔起南刑部尙書俄又改北工部公疏辭四五俱未得請忽遘疾卒里第蓋癸巳二月二十六日也明年甲午公之子啟元將以蜡月二十三日奉公柩安厝於某原詣余請銘余惟公受上深知計聞特考稽群議予謚肅敏足不朽矣又安用不文之詞爲倘謂余與公同鄉習知公乎則總其生平行事疏

亦玉堂稿

卷十

七

所謂肅敏大凡者使事覈有徵亦未爲贅辭也按狀公諱自修字子吉別號慎軒晚更號容庵國初有諱仲良者自眞定曲陽徙河南襄城生友敬友敬生贈戶部主事至善至善生贈監察御史謙謙生福建按察司副使訪訪生漑漑生絳州學正繼先公父也漑繼先俱贈兵部右侍郎公生有異質甫三歲絳州公弄膝上指壁間文字口授數百言第一過輒成誦越數月舉以問復誦如初後十有二年游邑校每試輒冠諸生又三年己酉舉於鄉未弁也明年與計偕始三加又六年丙辰成進士

釋褐山西陽曲令已未免絳州公之喪補浙之海寧二邑俱疲劇難治公隨俗調劑威惠大行壬戌以循良高第徵拜吏科給事中歷右轉左乙丑晉禮科都給事所摯畫糾舉俱國家大政與大姦慝有力者而所條宗藩名封婚禮議尤多爲肅皇帝采納著爲令丙寅遷太僕少卿請告里居凡數載中外推轂者聲相和戊寅起應天府丞庚辰遷大理少卿歷光祿卿尋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畿以南諸郡所至俱芟奸剔蠹綱紀肅然尤極意恤民岩懲貪墨簡戎伍飭邊圉卓有實效上勞之

亦三堂稿

卷十

八

金帛壬午召入爲大理寺卿每讞訊多所平反其特大司寇與其屬見謂形已至逢嗔怒公終執不變癸未晉兵部右侍郎轉左少司馬故無所事事公督武學署京營協理濬戎知貼黃俱隨事振刷大司馬倚公如左右手甲申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時南都法紀久壞俗尙奢靡而官方剝弊不可校公至則首發一御史濫括贖鍰者被逮論戍人自是不寒而栗而異時奢靡餘習與市豪塹斷亦漸衰止踰年都察院左都御史缺廷論兩推皆不及公上兩緹其所推者而問曰何執法

南臺者豈不真御史大夫乎卒命公公感上知遇  
益銳意振紀綱肅吏治起弊維風如在南臺會六  
載大計吏有桀黠者自知爲公論不容夜歛公求  
庇公辭意不溫其人恚遂比其曹偶宣謗言乃遂  
有蜚語聞上上不得已竟予公告乘傳歸時丁亥  
三月也公歸隱具茨之山築一圃讀書其中足解  
及城市市廛三畝田中所入足餬口而已終不求  
益獨語及濟世利物移風易俗事則竭蹶而趨之  
若渴也居嘗哀先民遺行可鍼艾未俗者爲一鄉  
雅言導鄉人崇儉新學宮創尊經閣出所得海內  
之典籍陳其中使諸生綜博者有攷焉輸粟哺邑  
人饑餓者歲賑宗族與諸生之貧者及婚葬不能  
自給者以爲常性嚴重事執大體不隨俗頰仰在  
畿南時適均田令下執政者喜速效爲一切約期  
殿最之諸路皆爭先報竣公獨不可故畿內履畝  
獨稱詳覈而民不知擾其肅斂之槩若此上以賜  
謚蓋名允其實哉始公病且革猶強起爲伯氏執  
紼卒以身殉得年僅六十有二配黃氏封淑人子  
啟元以廕游太學次養元先公卒墓在城西三里  
上惜公不盡用遣官致賻庀窀穸贈太子少保備



禮稱終始焉嗚呼語有云善治者不視天下之理  
亂視紀綱斯言也豈爲今設乎余往濫秩宗觸時  
事嘗奏振紀綱謹名分禁奢靡諸疏其說頗具而  
助余行之者絕少時公掌臺憲獨慨然謂是誠在  
我遂移檄內外諸司督趣實效人莫敢後焉假令  
公不去去且復來余所言豈終置皮上飽蠹魚已  
耶今公歿吾無與爲質矣乃灑淚爲銘曰

人有神氣國有紀綱紀綱不振神氣不揚猗與辛  
公雅識治體從政所先立綱陳紀自厥筮仕以至  
列卿如弦之直如石之貞秉憲南臺一懲貪墨狐

不玉堂稿 卷十

三

免宵藏豹虎晝匿帝鑒忠鯁有詔歸朝握符環視  
無以踰堯公感上知矢心不貳臺栢霜嚴風裁日  
熾余時典禮謬有疏陳公助行之三令五申羊腸  
中起而射含沙齋志於國爲政於家公業未究公  
事可師後式公者視此銘辭

此銘... 內... 督... 實... 效... 人... 莫... 敢... 後... 焉... 假... 令... 公... 不... 去... 去... 且... 復... 來... 余... 所... 言... 豈... 終... 置... 皮... 上... 飽... 蠹... 魚... 已... 耶... 今... 公... 歿... 吾... 無... 與... 爲... 質... 矣... 乃... 灑... 淚... 爲... 銘... 曰... 人... 有... 神... 氣... 國... 有... 紀... 綱... 紀... 綱... 不... 振... 神... 氣... 不... 揚... 猗... 與... 辛... 公... 雅... 識... 治... 體... 從... 政... 所... 先... 立... 綱... 陳... 紀... 自... 厥... 筮... 仕... 以... 至... 列... 卿... 如... 弦... 之... 直... 如... 石... 之... 貞... 秉... 憲... 南... 臺... 一... 懲... 貪... 墨... 狐... 免... 宵... 藏... 豹... 虎... 晝... 匿... 帝... 鑒... 忠... 鯁... 有... 詔... 歸... 朝... 握... 符... 環... 視... 無... 以... 踰... 堯... 公... 感... 上... 知... 矢... 心... 不... 貳... 臺... 栢... 霜... 嚴... 風... 裁... 日... 熾... 余... 時... 禮... 儀... 謬... 有... 疏... 陳... 公... 助... 行... 之... 三... 令... 五... 申... 羊... 腸... 中... 起... 而... 射... 含... 沙... 齋... 志... 於... 國... 爲... 政... 於... 家... 公... 業... 未... 究... 公... 事... 可... 師... 後... 式... 公... 者... 視... 此... 銘... 辭

明戶部尙書王公墓誌銘

司徒王公立朝伉直不阿遇事必殫竭赤悃惟恣  
惟慎天下服其忠旣以母太夫人春秋高陳情乞  
歸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天下稱其孝家食二十  
年登於大耋天下猶咨嗟嘆惜以爲壽不滿其德  
而位不究其才計聞天子震悼詔加卹贈賜祭三  
命將作治兆於生榮死哀備矣是宜表之隧道以  
諭來者蓋王氏纓黻相望以人文甲海岱間其由  
諸城徙新城也自公高祖諱貴始其樂施好義陰  
行德以亢其宗也自曾祖諱伍始以明經起家自

不三堂稿 卷十

三

穎川教授諱麟始逮公考貴州叅議公諱重光益  
昌以熾叅議公六子皆貴公其仲也諱之垣字爾  
式別號見峯母劉安人嘉靖戊午舉於鄉壬戌成  
進士爲荊州李郡無寃獄至其抑遼藩之橫械其  
黨惡者十四人麗重法遼藩欲甘心焉弗顧也爲  
給諫疏保國先安民備邊先責實天子嘉之尋以  
言切直奪俸者再不爲沮天子亦更思其忠於所  
進聖功圖與基命錄皆宣付史館劾誠意伯世延  
不法執政者爲緩頰不得言官某以罪謫戍執政  
欲還之格於公又不得當國者修郤故相人不敢

出一語公侃然言朝廷待大臣自有體事遂寢執政者積不堪思報公未有隙也循資遷太僕少卿未三月又遷鴻臚卿蓋陰抑之也而公無愠色上新御大寶公條議典禮俱酌於故實而當於人心迄今爲畫一之法尋歷大理寺左右少卿序當開府則格採珠之令清中官之匿市租者以寬平民又數年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吏治一新民懷其惠不動聲色而法行如流景王故宮火守者承當道風旨誣及府寮爲昭雪之詔捕妖人曾先監司察其疑似者煅煉成獄以自爲功公

劾去監司卒得自已卯報政受三代贈廕庚辰晉戶部右侍郎協理戎政明年轉左提督倉場壬午再滿考再受三代誥乃晉戶部尙書時上勵精圖治倚注方殷公念諸昆季俱宦游四方太夫人時倚閭而望乃陳情省覲遂以病告而撫按薦牘交於公車竟堅臥不出可謂能循老氏止足之戒矣修忠勤祠祀太僕公以祀田之餘贍姻婭周閭里其他賑窘卹孤繕橋梁施藥餌歲以爲常位極尊廡而出入里閭恂恂如也晚嬰末疾始勉乘筇輿然猶過里門必下諸子姓率其訓布衣疏屨綽有

萬石君之風焉蓋自戊午壬戌後諸子弟擢魏科者十餘人布列于史館臺諫方伯監司部郎守令者所在以能官著稱而伯子司馬象乾勛名尤著蓋稟公成晝居多焉一日端坐儼然而逝得年七十有八元配于夫人繼路夫人子男三皆于夫人出長卽象乾總督川湖貴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余辛未分校所取士也次象賁戶部廣西司員外郎次象晉甲辰進士中書科中書舍人女三銘曰

天翊皇明覽德碩輔爍爲駿猷蜚則鴻羽洗寃七

不三堂稿 卷十

三

澤排闥九關虓藩鷲悍虎決其躡四歷諫垣五更卿寺逆鱗屢嬰鞅掌罔避匪艱拾級夷猶處錚兩讓制閫異彼斷斷翼翼畿輔公來作尹城狐彌伏澤鴻是軫荆員孔長建牙殿邦芟薶大憝遑恤其吮湘夢德洋峴衡功阜帝曰爾庸來予先後董戎主計國均所依將母來諭返厥初衣一辭而退三命而俯萬石素風公作之萬先志邇追來許用昌式穀以似長發其祥徵才王氏如探崑圃玉屑瑤華溢不勝賈桓桓司馬勛著鬲彛季子續紛車發其楛懿哉我公寧表東土還視方輿猗誰與伍申

降崧嶽說騎箕尾遺烈未央百代有燁

不玉堂稿卷十

三



上海圖書館藏  
不玉堂稿卷十  
三

贈奉政大夫兗州府同知默齋蔡公墓誌銘

余諸生時則聞當世有默齋蔡公九賢之裔近在浮弋已而同已酉賢書相得驩甚顧數謁南宮數罷歸卽一二場擬冠多士讀至五策愕然不敢錄肅皇帝乙丑余媿公如劉蕡維時相國者雅相器重公蓋拂衣卻彌子之請也余益重公能屬曾閔之行克倡先世之學云戊辰奉母命出令江華以經術潤吏治建言裁駐華通判及倉巡庚午署永州府兼零陵江華二邑事壬申考湖南治平第一癸酉兩臺交疏卓異擬擢右秩以江陵抑加靖州

亦玉堂稿

卷十

三

守銜調令寧遠是年冬入覲上安邊四事已卯補海州子毅中太史始領鄉薦公偕計僑寓雲居寺入都城則藉沐陽令舍令竊笑之江陵容徐某諷使乞內曰余垂橐而來一切問遺不能具乃爲此駟僮行耶且余蚤爲客所欲爲寧尙淹於此容銜之而去擢丞兗州尋調臨洮乞休丁亥飲於鄉海剛峰李漸菴諸君子賦勇退難老卷自南都函贈之己丑季秋六日卒年七十又二癸卯以太史進階奉政大夫持狀來請銘余以五十年莫逆友啟狀不能讀讀亦不能竟嗚呼余何以銘公哉公名

光字汝謙默齋其別號也世本光州人唐乾寧中  
有入閩爲建陽令者生九賢公文肅公裔也勝國  
至元中避地籍饒之萬年文昭公還閩留南軒公  
居堯南軒生茂英有隱德誓不仕元英生正原原  
生斌篤志力行修先世之業天順中司光山教鐸  
光士嚮學自斌始遂仍籍光以季子鳳翹貴贈承  
德郎鳳翹卽中玄相國所傳顯德先生者公文也  
季宜人以毅皇帝戊寅誕公於光故以名髫年授  
孝經曰人生惟此耳顯德與文成論良知力行不  
合從旁贊之曰能行孰不是知文成異之侍顯德

亦玉堂稿

卷十

三

在華亭坐華亭曰兒心何處曰天上地下皆我心  
也華亭詫歎十有五補博士弟子員卽篤志正學  
從淮川王公遊比以孝廉卒業南雍日與耿天臺  
友弟子從者日益衆楊太宰夙知公卽以邊才除  
江華令華當陷沒後原野丘墟公拮据撫招而民  
浸聚勸助而地浸闢葺補而廬浸增節嗇而儲浸  
裕鼓舞而士浸馴顧歆然曰未也華所急兵耳裁  
胥役食募若干清軍餉侵漁募若干報撥運羨金  
歲千有五百募若干且請於上不追罪隱羨者建  
五丈樓頰七十營而臂指使之居然湖南一保障

而撫化貉尾以互市來者爲嚴剽斂之禁諸貉率  
千餘戶來歸治以戎索而不賦其田故事學糧折  
色半於邑公條議易之通省以爲式俗不舉女十  
男九無室公於保甲中飭連坐法生齒日益繁祝  
虎虎匿祝泉泉涌若神勞豈弟者寧故饒於華而  
海襟喉江淮利魚鹽軍屯農畝錯出碁置倭復時  
時乘汎揚波公躬節儉舉三老孝弟曰毋令寧習  
於淫也弛禁平法復鴻鴈講魚麗巨舶不敢近稍  
近輒就禽曰毋令海中於倭也公之治華也古田  
巨盜犯錦田所我師敗績歸化巨不能禦公援桴  
而鼓之馘渠魁潘汝泗等制府上其功天子賜金  
幣風示邊吏比調寧以計典在都華大錫洞復亂  
集諸路兵駐零陵恟疑虛喝制府曰三檄趣公至  
則走使十輩促入畫便宜公曰若屬無遠志易與  
耳不足缺斧斨請單騎往諭衆咸危疑乍縮公遣  
客某開示禍福徐禘裘躍馬詣賊營賊熟視曰公  
至矣夜拔營遁公自十五志學以及考終慨然以  
斯文爲己任所至闡道明德而經濟之才運之如  
指掌所至建書院群諸生而教之以身心性命之  
旨旣賦歸田避魯東河乘凡琴書朋儕文酒泊如



也生平交游如文成存齋廬山鶴川每會必旬餘  
方罷若天臺伯仲近在麻城則約會於楚豫之交  
歲月共相切劘居恒寡嗜善導引乙酉一病劇甚  
太史移齡虔禱七日夜公夢至人飲以玉琖覺而  
茗芬襲吻又五年夢奠雲竦之舍曰毅兒移齡期  
已屆余於世已矣死不可復生然生者不死治  
具別子姓姻婭束帶酌家廟朗吟曰九月霜寒鴈  
未歸諸子輩環侍問以家政笑而不答徐曰山頭  
一片白雲飛端坐而逝諸生旅請祀於鄉耆老旅  
請祀於社遠近頌慕如一日所著有論民巨詩中

亦玉堂稿

卷十

元

興頌物感論書院三志寧遠新志光山新志行於  
世配胡氏繼何氏贈封俱宜人子五敬中雲南府  
判一元貢生毅中翰林院檢討亨中以諸生鎮撫  
信陽衛俱何宜人出則中邑學生側室郭氏出女  
五孫二十銘曰

伊洛淪漣接汝潢波搖雲漢倬爲章馮乘冷道儼  
河陽長鯨授首小弧降單騎入營寇角崩兼金擘  
擘出尙方靈泉忽漏於菟藏淮陰汎息東海康民  
肥橐空譽不揚滋蘭樹蕙競幽芳碩果不留衆何  
望先生之風未渠央山嶧嶠兮水綠茫

明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  
史贈少保一齋溫公墓誌銘

明萬曆丁未閏六月初三日故都察院掌院事左  
都御史溫公考終於三原里第計聞上悼失良弼  
輟朝三日詔大宗伯議卹典特加祭至九壇大家  
宰議贈官官少保大司空議營葬遣光祿少卿余  
啟元往蒞事尋易名於生榮死哀備具矣公之孤  
予知猶以隧道之石不可無銘也不惜重繭千里  
卽余謀余與公同舉進士而生平石交也烏可辭  
按狀溫以邑爲氏世傳溫公造之裔而譜牒無可

不三堂稿 卷十

三

考斷自元興齋公爲始祖興齋公後有諱思敬者  
生二子伯曰顏仲曰良顏生公高祖昌昌配安生  
公會祖勉勉配劉生公祖淮淮配曹生朝鳳配王  
公之父母也自曾祖以下俱贈以公官配俱贈一  
品夫人公諱純字希文一齋其號也方垂髻卽凝  
重寡言笑稍長穎悟絕倫淮海孫文恭公以精一  
一貫之學與爲仁之旨傳其衣鉢曰吾道在茲矣  
年二十六舉三秦鄉試第一明年乙丑成進士釋  
褐壽光令壽光山東巖邑也俗刁悍難治又適有  
巨寇馬天保等縱橫蹂踐公至密計擒之不煩一

餼乃復闢草萊勸畊織定冠婚喪祭儀式導邑人  
勤儉而厚其風俗未幾以治行第一徵拜戶科給  
事中尋轉吏科晉兵科都給事中凡三載所建白  
不可勝計而諫草所存者則有修實政以熙庶績  
通章奏以隆泰交議京營文武提督以贊廟謨裁  
決者亦遂爲永制大司禮陳洪爲所生乞恩公劾  
其非法邊疆總督有無處而饋者公直發其事而  
昭雪故司諫沈鍊獄士林尤洒然稱快將擢卿貳  
適俺答納款求邊開馬市時首揆爲高文襄公以  
爲可乘此閒暇以修吾邊備且將許之而公爲高

亦玉堂稿

卷十

三

公之門人獨抗疏言以室堂中國與爲購徒損  
國威弛邊備長將吏偷安之習必不可許乃出爲  
湖廣布政司叅政人多有爲公不平者公獨無幾  
微見顏面曰患不能盡職耳官內外何擇焉公至  
楚藩署司篆數月積羨金無算毫不肯私楚武岡  
王謀繼太宗而使人賄公公峻却之乃不敢復言  
尋請告歸里文襄公旣謝事乃復起河南布政司  
叅政分守南陽南陽令有爲宗人齟齬者公折以  
大義宗人皆唯唯退尋計禽大盜段武等散其餘  
黨境內以寧甲戌陞太僕少卿提督東路馬政改

太常少卿提督四戶館陞光祿卿上大婚節省無  
名之費不可數計授中大夫轉太常卿適江陵相  
公不欲爲三年之喪公與諸部寺覘以大義江陵  
公不說公請告歸建學一草堂讀書課士嘗閉關  
靜思至不知晷刻蚤暮一夕而恍然有悟與天臺  
耿公語耿公大奇之而以書寄江陵亟稱其所得  
如是李漸菴公亦以爲言而江陵終不釋迨江陵  
公歿始起太常卿轉大理加通議大夫尋陞兵部  
右侍郎巡撫浙江浙當兵民兩變之後公至著齊  
民要書獎忠義褒孝廉禁淫祀而又改漕折減織

亦玉堂稿

卷十

三

造修陂塘興利除其積蠹人情欣然便焉冠軍團  
操會城者距防汛所在旣相遠而往來擾民又多  
虛糜公帑稍欲更易汰其老弱則怒目而起公設  
計移之且不明示裁減而疾病物故者不更補自  
是乃九營併而爲七兵民於以相安浙故有楊任  
諸姓其先以方公孝孺相與有連坐累及今人情  
爲積憤久矣公疏請開釋焉丁亥改戶部右侍郎  
尋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倉場則請停新增供  
應劾監督主事王某不職諸屬吏皆肅然奉法母  
艱除起南京吏部尙書至癸巳京察人服其公贈

公歿居廬三年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群立不旅行鄉人之覩其容色有爲泣下者戊戌起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秉國成者爲四明沈公公雖每事不依阿及有所諮訪必殫竭忠赤惟恐不盡焉嘗請下考選命請停礦稅請寬釋被逮諸臣疏十餘上俱不報乃約諸大臣叩闈待命上震怒諸大臣皆曰無太激公毅然請行衆隨之伏闕大哭自巳及申上遣中官怒問曰誰爲首公慨然對曰臣純也爲社稷生靈計不敢愛死上知其無他亦不罪也時建儲之命久不下公抗疏屢請每請必齋

宿露禱冀有感格或至出涕壬寅閏二月上達和忽罷礦稅釋幽繫下行取考選之命中外欣然公慮有中變則與大司農陳公渠大冢宰李公戴謀卽日頒詔天下而大司寇蕭嶽峰公獨以出幽繫俟再請明日上體安果收回成命獨私喜大司寇而深怒奉行諸臣乃罷大司農爲民四陽之月日有食之獄中劉九經抗疏指陳時政有七月南山皇甫卿士語侵及當事而九經秦人也於是當事者疑公不可解未幾乃妖書四布以動搖國本爲言省臣爲當事腹心者遂抗疏激上怒詔有隱匿

罪人者族許報者賞千金侯萬戶遠邇騷動人人  
不寒而栗公與余宅密授意巡捕叅將陳汝忠發  
健卒圍之數層五城兵馬指揮劉文藻等亦各遣  
兵番圍繞夜聚而曉散人人爲余二人危之蓋當  
事者欲迫公與余令恐懼自裁余二人飽食穩卧  
自如耳賴天子聖明俱以得免公於是乞休當事  
者卽因以揮之去公出春明門行李蕭然諸士紳  
餞送者皆咨嗟太息舉二疏以相况公歸約里中  
高年爲耆英會族屬待公舉火者數十人婚嫁者  
數十人設義田百畝立大宗小宗廟以時致祭著

亦玉堂稿

卷十

三

雅樂創尊經文昌閣修李衛公祠其他不可勝紀  
公惻隱滿腔胸次悠然超乎物外而乃一日疽發  
尻以卒公不留意於詩文而所爲未嘗不工文步  
趨馬遷詩學少陵今其書所傳者除歷官疏草學  
一堂全集則又有少陵一得大婚禮彙紀其他所  
旁通如天文地理風角占候諸家亦皆有精詣術  
師反有不知者公不以爲貴也終之年六十有九  
配李繼楊再繼宋俱贈一品夫人先公葬西郊賜  
兆公自爲誌矣子三予知次知自知銘曰

西嶽降神篤生甫申聞道淮南精一傳真知行鈔

合反躬實踐忠清正直溫而能斷三犯時宰拂袖  
歸田斑衣膝下樂而忘年三起田間南北總憲秉  
正嫉邪秋霜日鑑定策國本羽翼商山功成身退  
鴻漸九天得正而斃馬鬣崇封子孫千億承大厥  
宗

亦玉堂稿 卷十

三言

合反躬實踐忠清正直溫而能斷三犯時宰拂袖

明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建極殿大學士贈太傅謚文懿趙公神  
道碑銘

余故與文懿趙公同館相暱今公已矣余繼公而  
濫密勿蕭規具在彷彿乎如見其人也公諱某字  
某別號激陽系出宋清獻公自衢遷金華之蘭谿  
代有顯者傳至公曾大父年成化乙未進士除行  
人至水部郎以忤中貴棄官年生晨晨生賢三世  
皆以公貴累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  
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配皆一品夫人公之生

亦玉堂稿 卷十

三

也夫人夢日華繞室始能吾伊章句卽負大志贈  
公程督最嚴弱冠補諸生督學雷公得公文卽以  
公輔期之登己酉鄉薦困公車者二十年下帷苦  
學有司罕得覲其面戊辰舉南宮會試莊皇帝臨  
軒手拔公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己巳修世廟實  
錄辛未分校禮闈尋冊封古藩癸酉充經筵展書  
官教習內書堂仍預修穆廟實錄晉侍讀今上卽  
位江陵相頗專恣公疏言紀錄自史臣職掌請罷  
政府總裁以防專擅江陵相銜之亡何奪情事起  
諸疏論江陵者俱廷杖謫戍而編修吳趙二公疏



語尤峻公懼不測糾同舍者七人詣江陵公所舉  
網常大義反覆譬解江陵無所容身至欲引佩刀  
自裁而二公亦下廷杖時公直起居乃復詣政府  
請諸疏付史局存萬世公議江陵相益怒甚竟以  
星變考察出公廣東按察司副使公被命卽行抵  
任攝篆篆隨事盡職曾不以遷客介意而江陵憾  
未釋尋又以辛巳京察再謫公間往公歸而結廬  
於靈洞山下自稱六虛主人會江陵敗南北臺省  
交章薦公起解州同知擢南太僕寺丞尋改南國  
子司業甲申轉右諭德掌南京翰林院事復轉左

亦玉堂稿 卷十

三

諭德春坊修玉牒丙戌再校禮闈擢南京國子監  
祭酒戊子轉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府事  
己丑晉南京吏部侍郎公感上知遇首上保聖躬  
疏要在屏酒色戒逸豫臨講幄接大臣清心寡慾  
以承天眷語甚切至無何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辛卯首揆申公致政上特旨簡公以  
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叅機務時太倉王公  
歸覲公與山陰王公同心輔政壬辰春山陰公亦  
抗疏去國適新建張公召未至公獨肩樞筓以精  
白醇謹贊上英明之治其大者西平劉哮東復朝

鮮歸王子皆以片言折盈庭之議成不世之功時  
上久不視朝乃因獻西夏捷請御門受俘上從之  
是日賜召對稱先生不名退而進孫思邈真德秀  
衛生二歌以申保聖躬疏指上嘉納癸巳春太倉  
王公應召至會羣臣請冊立愈急上密問王公中  
宮尙宜子三皇子姑並封以待若何羣臣皆力爭  
以爲不可公乘間疏言皇上既有待嫡之意請爲  
中宮修交泰之禮以祈高祿自當叶應必時下並  
封則當優異皇長子以明定分不報越數月復請  
乘來歲春命元子出閣講學行冊立冠婚禮上覽

奏不言然心固躓之未幾乃遂有出閣之命中外  
欣然公之力也先是每廷推大寮銓部必先詣政  
府詢所欲用公曰此天官冢宰之職也吾何敢預  
焉自是乃絕不預聞公仍大書二銘於政事堂一  
曰以威福歸至上以事權還六卿以請託辭親友  
以公論付臺諫一曰積誠以事主上潔己以風庶  
官折節以下忠賢黜私以絕儉佞嗟夫公相業在  
此矣時邊備久廢將士習偷安自佚公勸上用重  
典按諸失事者自是乃旂壘生色未幾有鎮武之  
捷劾首虜至五百餘級獲鎰重無算上嘉大將功

欲裂地封之公復執祖制爲不可上乃止初朝鮮  
爲日本請封廷議未一上怒言者齟齬責大司馬  
不任事公從容言彼中情形豫難遙斷請下督臣  
議樞臣覆議取自上裁上從之於是議者與覆議  
者皆謂封之便會倭使至乃許封焉已而日本反  
覆封事壞言者及公公乞骸骨上降手札遣中使  
諭公公感泣未幾仁聖皇太后崩扶病強哭臨成  
禮歸遂稱篤疏七上皆蒙溫旨慰留尋再遣鴻臚  
寺宣諭政府傳諭不得已乃出然非其志矣蓋公  
虛心觀時直已守道無固我壬辰以前事權在已  
和衷在列雖身居攝而運籌帷幄靡不奏功乙未  
以後門戶漸分攻訐日熾公主必退適兩宮三殿  
先後災皆引漢策免故事自劾已復以年至乞休  
病乞休每輒鍵關數月月疏三四上而言者乃又  
以矯飾論公公求去益力上特旨趣公出公終無  
出意會遼東事急贊畫與撫臣相訐語侵二輔或  
出國或在政府虛無人乃不得已一出調停其間  
事定復堅臥不起蓋自戊戌至辛丑凡四年乞身  
之疏九十餘上上勉留彌篤賜金幣酒米遣御醫  
診視及鴻臚中使宣諭月常再四公感上隆恩每

對客未嘗不歎歎淚下曰臣病且死卽未死敢忘國事以負主眷乃力疾草疏請罷權稅請冊立東宮請簡輔臣尋又以曹侍御直諫坐死屢疏申救已亥冬屬當讞決中外爲侍御懼不免公疏力解言甚切至上寤特爲停刑蓋公以精誠朴忠受知於上每覽奏無不動容雖或有不得已而姑聽者有逆耳不盡聽而曲賜優答者終不至默默遂已也癸巳敘寧夏功進太子太保廕一子中書舍人丙申敘甘肅功加少保改吏部尙書進武英殿大學士丁酉敘延綏功晉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廕一子尙寶司丞俱賜銀幣最後歷敘諸功特轉中極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並支二俸各廕一子賜銀幣公五疏懇辭不允公不得已第勉承雲南一廕餘皆辭免而自丙申以一考賜宴於禮部廕一子尙寶寺丞及六年九年秩滿皆不敢上聞矣其謹畏若此辛丑九月十二日夜大星隕西南遠近震駭明日公歿若日華之兆相終始應者計聞上驚悼降手詔若曰天乎胡奪我良弼之速也爲輟朝一日賜賻銀二百兩紵絲二表裏及布米香燭賜謚文懿諭祭三壇遣行人護柩歸某

官庀窳窳給水衡錢俱視舊典有加公襟度疎雅不立畛域與人處杯酒從容懽然道故舊比問及朝事則徐以他言亂之人莫窺其喜怒之色其爲文汪洋爾雅類其爲人雖卧病猶吟咏不輟所著有四游稿及伏枕越吟寄懷八咏讀者想見其高雅而悲其志焉嘗築臺清獻公祠傍榜曰告天示不忘本蓋公歷官三十餘年所積祿盡出爲買山之費於田廬無所益其校士禮闈再爲國子監司業祭酒一時士出公門下者甚衆公第與莊言德業絕不以借援曲庇煦煦爲恩士多顧化至於矯

者欲借公爲名巧者欲排公貢諛或至有操戈入室者公閉閣思過而已居嘗語人曰無心立心無事行事無權處權乃聖賢作用嗟夫公所以上結至知下鎮物情處機穿戈鋌之衝而卒能明保其身者有以也病且革猶力疾草疏請行冊立禮請罷礦稅簡閣臣用言官日送疏發而後屬續蓋古稱尸諫者已公生嘉靖甲申三月十三日距辛丑爲七十八年配方氏贈一品夫人生四子長卽尙寶丞鳳梧次鳳翀刑部陝西司郎中次鳳威兩淮運副皆方出次鳳閣側室沈出女四孫男十九人

餘詳誌狀中不具載銘曰

趙自清獻姑笏始基爰徙激水累葉集釐篤生太  
傳應期名世射策天人唱名雲麗載筆詞林正笏  
朝端身荷綱常秉義摧奸旣斥嶺表復竄邊際公  
憂則遠丘園是責陰瞻旣消衆正彙征詔起東山  
公樂則行再陟詞垣洵歷九列帝曰直臣作予尹  
說初攝端揆集思陳謨三韓興滅西夏獻俘旣專  
樞筦彌廣忠益內明外順已正物格權歸一人職  
還六卿爲霖爲楫何功何名門可設羅心則如水  
毀不爲怒譽不爲喜荆棘漸繁讒言高張公思避  
路百疏不忘眷自宸衷手詔慰諭中使絡繹牢醴  
無數曰無予棄曰惟汝爲天語彌溫公志靡移感  
激涕零何以報主一息尙存有懷必吐所忠遺奏  
史直尸諫帝爲動容隆恩靡間厥恩維何卹典是  
隆建本置輔獨鑒公忠生順死安哀榮終始公神  
在天公業在史坊如斧如錫兆冥棲於萬斯年川

岳與齊

明贈資政大夫兵部尙書故慶府右長史棘  
亭王公神道碑銘

王氏自瑯琊太原兩望之後散布於天下代興地  
著咸有聞人顯庸於世廣平之有王氏蓋北宗之  
支自河東而徙者也廣平之滋大自尙書懷棘公  
淵源建樹自封尙書棘亭公始棘亭公諱允武字  
德毅幼端敏能屬文行誼惇謹有度名重河北文  
日益奇而亦用是不偶明經入太學庚戌謁選天  
官太宰蜀夏公異之除江西南康府通判南康地  
瘠而通判總一郡之儲累歲所負十七公內絕包  
苴外無所假借相緩急而時其催科一年賦乃盡  
起部使者奏最會閩浙連創於倭廣西狼兵奉詔  
往援所至驛騷道出南康人情恟懼公時攝守諭  
衆曰狼兵卽悍寧無將帥寧弗畏法耶乃移檄與  
帥約曰天子以爾兵勝固徵不戢孰謂勝也成師  
以出而卒以不戢持此欲安歸乎且兵譁以犒耳  
吾犒豐且時而譁者弗息何帥之爲請以法聞上  
矣帥雅憚公名檄至戒其下曰清直翁果不可犯  
也已而公所治犒師具無不饒辦狼兵大喜而去  
市里晏然機兵以月糧缺訟萬年令於臺臺使下

讞者不能平兵遂鼓衆謀亂郡城晝閉公適以他  
事至直指徐公喜曰非王倅不能了此趣召公往  
訊獄具坐令賸刻而究鼓亂者正法郡賴以安直  
指益奇公卽移署萬年除前弊政數十事反寃獄  
株連累歲不決者居六月以考績行民攀泣塞道  
肖像立碑頌焉入都署上考還郡數月兩臺復檄  
視景德鎮陶務景德仰供尙方器被天下而埶埴  
之家且不讐費權豪稍侵牟之以故陶戶日瘁而  
器窳不中程公至悉爲均節而禁外蠹之窟穴者  
商民工作爲之一變庚申擢兩淮都轉鹽運副使  
淮巖夙號利藪官者多以染指致累公持已益峻  
羣商秋毫無所與揚州監生某家世素封以事逮  
獄死長子鸞駮少子楫黠甚矯父命逼殺長者而  
據其室長子婦薛訟之楫大出金錢賄解獄反坐  
薛薛請就公讞公竟得楫殺兄狀論死揚人以爲  
神明時都御史某倚分宜相覲天下鹽政所至責  
賂無算淮南釀金數萬以待其來公聞怒曰諸商  
賂卽王某賂天下寧有媚人王某哉禁一無所覩  
都御史大恚署公左官遷慶府長史竟中以老疾  
罷時年五十七耳公歸橐中蕭然抵舍田不加於



舊布衣蔬食足跡不入城市課子明農之外一無所問居二年以疾卒於家以尙書公貴累贈資政大夫兵部尙書配都氏先卒累贈夫人繼趙氏封太夫人子二女一孫男四孫女二姻婭皆名族詳誌狀中公天性孝友內行純備居官清介操持凜不可犯而存心平恕事有干重辟及士類罹訟者必詳審三四惟恐失入及臨大事關地方興廢民間利弊則毅然任之卽忤上官遺身累不爲動也前宗伯余馮二公表誌其墓已悉邑令陳公又採公行事入邑乘中茲不具載謹識其大者銘曰

不二堂稿

卷十

四

衛陽鴻儒金玉其相含華耀穎蹈履方絕詎知希長才位下戢志賢關策名別駕惠藹如春明兼照夜赤子乂安神姦顧化賢媛協德宜厥家人發祥善嗣流慶無垠三命崇階九京殊錫汗青有光彤管丕式淮水作禎原所用卽追琢馨香垂之罔

極

水

夫人字二文一將民四德文三賦賦詩各賦詩

水

夫字二文一將民四德文三賦賦詩各賦詩

水

夫字二文一將民四德文三賦賦詩各賦詩

水

夫字二文一將民四德文三賦賦詩各賦詩

明封奉直大夫戶部雲南清吏司員外郎次  
李公神道碑銘

封戶部員外郎次泉李公者今總漕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道甫父也公葬踰十有四年而道甫至今  
官法得樹石神道乃自淮上緘書來徵言按公諱  
某字德潤次泉其別號也生不好弄初業儒不就  
乃棄去業賈然非其好也嘗入市市布四得八歸  
知其人誤也不及飯走還之又道拾遺金五懸諸  
門以待遺者毫無所隱是時公正貧尤人所難云  
無何道甫成進士授戶部主事部商多里人不無

不三堂稿

卷十

泉

望公居間公一切謝絕之南樂魏侍御允貞言事  
侵執政禍且不測時道甫部俸滿再考且莫遷矣  
乃發憤上書救之得俱謫或逆公懟公怡然曰侍  
御不負朝廷若不負侍御余亦能不負若已迎侍  
御勞之曰行矣自愛不意兒曹得附君子之後也  
魏常謂爲道甫易爲其父難道甫以是聲益大起  
累遷觀察已改督學三晉公益匿跡燕市疏食布  
裳依然寒素時時步行里巷中人莫識之喜談古  
今忠臣義士賢豪曠達之致晚讀宋儒語錄欣然  
有合嘗語道甫曰吾生平兢兢不敢爲虧心事以

求不得罪於天罰今益有味乎先儒之言也蓋其所契悟深矣方道甫督學時一日念公心動卽棄官歸歸甫三月而公捐館舍屬續語不及家事第云母厚葬我骨母以貴人之辭諛我墓其見超世俗類如此生平孝友篤至事伯父母如父母伯兄妹如兄妹終身猶一日而又好行其德困者周之死者糶之余初以道甫知公今益以公知道甫是父是子所從來矣娶朱宜人有孝德雅稱公配生子三長卽道甫名三才矯矯直節古所稱社稷臣也有子如是是謂不死公固不喜諛如九原可作當亦信余言非諛也誌表碑傳載家世與生卒月日已詳茲不贅銘曰

不二堂稿 卷十

吳

李自秦遷籍燕軍闕世無顯人有俟而發其發伊何中丞道甫疇其啟之曰有賢父洵美封公賈能市義返布歸金糠粃世利或謂公痴公聞逾喜終窶且貧我道蓋是嚮慕稱說惟孝與忠道甫敬承步武龍逢慷慨抗疏以救言者而得左官公無愠也謂以祿養無寧以善而行而志母我顧戀道甫泰然直聲蔚起荐歷中丞嚮用未已國有重臣公訓是式霖雨天下公之遺德載德

於子

